

# 詩人。畫家。饕客。名士

瀟灑吟哦，山風海雨；彩筆縱橫，畫中神仙；揮金如土，珍饈美饌；閒雲野鶴，無拘無束；被喻爲是「五百年來一大家」，這便是張大千的形象與風範。

張大千的詩文書法，都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彩筆生香，令人激賞讚嘆；而其繪畫，更是筆墨樸拙，揮灑自如，氣韻天成，神變萬狀，在豪放馳騁的筆勢中，含著着奔騰跳躍的雄渾氣勢，真箇是「滿紙生雲煙，宇宙任縱橫」的格局，遂奠定了藝壇一代宗師的崇高地位。

成就一代宗師，並非得自偶然，張大千雖然天資敏悟，仍然刻意苦學，汲取古人所長，發揮自己獨特創意，更進而融合中外名家的優點，遂卓然有成，對中國藝術界產生了標竿作用，對世界畫壇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震撼。

由於他在畫藝方面的卓越成就，反倒使人忽略了其詩文、書法的浩瀚高妙，良可惜也。

張大千的詩文，直追盛唐隆宋，清越豪雄，不讓古人。觀其詩文風格之遒嬾，即可概見其生活心情演變之跡象，不論是抒情寫景，無不寄託遙深，恬適醇美，令人低徊咀嚼，韻味無窮。樂恕人教授編纂的「張大千詩文集」，包羅廣泛，字字珠璣，文章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，詩作更是分門別類，清新動人，珍奇精采，令人悠然神馳。

##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

俗話說：「能吃能睡是福氣。」世人無不愛吃貪睡，而張大千更是精於食道的專家，他不止是講究吃食，而且懂得烹調，一生嗜盡了天下美味，也獨創出許多餡饌的調理方法。他常說：全世界的美食，都集中在中國，而中國的餡饌又可分為三大系統，一是長江流域的四川菜和揚州菜；二是黃河流域的北方菜；三是珠江流域的粵菜。其中尤以川、揚菜，得力於鹽商的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」，研究發展的結果，已經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。「大風堂」的菜式，全是正宗的川菜，不但絕不帶辣，而且嚴禁豬油及味精，盡量保持天然的風味。

張大千的名士作風更是無與倫比的，美髯拂胸，長袍布鞋，加上他自稱的「老奴才」帽子，一支不起眼的竹杖，飄然灑脫，猶如山野高僧。他的人生哲學是「隨時當自己明天就要死，能享受便及時行樂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即使家無隔宿之糧，照樣出手闊綽。」有人是量入為出，有人是左手進右手出，而他卻是左手尚未進來，右手就已花出去了，經常是寅支卯糧，身無分文。

關於繪畫，他有一段精闢的見解：「畫家自身就該是上帝，賦有創造宇宙萬物的特權本領。畫中要它下雨就下雨，要出太陽便可以出太陽；造化在我手裡，不為萬物所驅使。這裡缺少一個山峯，便加上一個山峯；那裡要刪去一堆亂石，就刪去一堆亂石；心中有一個神仙世界，即可以畫一個神仙世界。總之，畫

家可以在畫中創造另一個天地，要如何去畫，就如何去畫；科學家所謂改造自然，我們則是『筆補造化天無功！』他絕不迎合別人，一切率性爲之，如果爲了媚世隨俗，勉強自己去作畫，不但有違畫家崇高的造化功能，而且也失去了藝術創作的原意，因此他特別欣賞洪通的作風，認爲洪通的畫一任自然，充滿天趣，我行我素，想畫什麼就畫什麼，不受半點拘束，張大千的青綠潑墨山水，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創造出來的。

### 長袍竹杖飄然來去

中華文化，源遠流長，但是時至今日卻沒有一襲足以代表「上國衣冠」的服式。張大千常說：「連代表國家參加各種集會，大家分別穿着各自不同的服裝，一眼便可看出他是那一國人，只有東方各國一律穿着洋服，那麼誰曉得你是中國人？韓國人？日本人或是菲律賓人呢？中國傳統的長袍飄逸舒適，即使是仕女的羅衫繡裙與髮型也秀逸無比，何以大家都捨本逐末，一窩蜂的跟着外國人趕時髦呢？」

因此，張大千永遠是一襲長袍，瀟灑來去，在本鄉本土如此，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及歷代帝都的北平亦復如此；後來遠渡重洋，在阿根廷、巴西、印度等荒僻城鎮如此；在東京、紐約、巴黎等大都市也依然故我。美國的嬉皮們蓄鬚留髮，瘋狂的激賞中國詩僧寒山、拾得的形象和作風，看見了張大千的模樣及裝束大爲心儀，曾經捧着玫瑰花，三番五次的跪在「環草菴」外面，要尊張大千爲「王」，雖然爲他所拒，已

可看出世界潮流對審美觀念趨向的一般了。爲了與巴西人士交往，張大千有一陣子曾至巴西天主教堂去望彌撒，他的美髯與長袍所到之處，婦女兒童竟然在仰之彌高之餘，紛紛向他跪下並吻手致敬，誤以爲他是大主教之類的人物呢！

張大千一生，名利兼得，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也嘗盡了人世間的顛沛流離與生離死別，爲了佈置庭院及口腹之樂，常常一擲萬金而毫不吝惜，因此有人說他「天天都在過年」。他深懂生活情趣，做人應對恰到好處，結交鴻儒名流，達官貴人，也十分隨和的與販夫走卒，推車賣漿者流交往過從。他欣賞清道人的孤傲、八大山人的憤世嫉俗；更嚮往陶淵明的隱逸作風與蘇東坡的不卑不亢。他在談笑風生之中愛憎分明，但是心存忠厚，從不當面拆穿人家的隱私與惡行；他的一生有所爲亦有所不爲，誓言要同梅花與翠竹般的同存風節。

### 富可敵國 貧無立錐

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錐」是張大千的最佳寫照，他的藝術品收藏，價值連城者比比皆是；他的藏書所得頗爲可觀，一幅「荷花圖」賣給「讀者文摘」的創辦人華萊士夫人，竟然高達十七萬美元。龐大的生活開支，包括家小的生計、庭院的佈置以及富貴場面的維持等，都要靠他的一支筆來應付，所以他常常閉門見山的坦然說笑道：「我不能不畫畫啊！不畫畫那裡有飯吃？」

一生酷愛美食、美女、名畫、名花、奇木、怪石、遊覽名山大川、飽餐山嵐雲霞，行路何止萬里，讀書超過萬卷；浩瀚如海的見識，胸中自有丘壑的氣度，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修養，多半來自書中的經驗與旅遊的見聞。在恣意暢談或相互酬應的場合，絕不自鳴清高，甚至俚語行話一齊出籠，流露江湖名士的放蕩情懷；但是從他墨守成規，一絲不苟，敬老尊賢，長幼有序，心思細膩，以及家風家規的嚴謹是有口皆碑的。他和他的夫人遇到長久不見的長輩都要行跪叩大禮，有一次他攜夫人徐雯波回國，到了宗弟張目寒家裡，向其岳父行跪叩大禮，在場的晚輩也一齊叩拜在地，一屋子的人都匍匐在地上，實在是歐風東漸後少見的場面。他的子女或弟子，每次出遠門或從外地回來，也都要按照禮數向他跪叩請安，不論客居海外或國內，始終保持着中國人傳統的禮數，從這一角度看來，他實在是一個中規中矩的謙謙君子人物。

寄居過煙柳明渠的蘇州網師園，徜徉於萬壽山前的昆明湖畔，敦煌兩年七個月的面壁臨摹，遊黃山、登峨嵋，窺探林壑勝景，煙雲變化；抗戰時期避居蜀中青城，大陸變色後浪跡香港、印度、阿根廷，而後落脚在巴西摩詰鎮郊的「八德園」，慘淡經營，闢建成為一處世外桃源，後被巴西政府征收，遂乘如敝屣似的掉頭而去，轉往美國舊金山海濱再造「環翠菴」；民國六十七年以八十歲高齡懷着落葉歸根的心情，回到國內，在臺北近郊外雙溪構築「摩耶精舍」。一生不停的在遷轉，不停的在經營，永遠的在追求完美，誠如他的公子葆蘿說：

「我父親心目中並沒有一座完美的花園，他只是要享受那追尋與闢建的過程。」

## 氣象萬千豁達從容

張大千雖然資質天成，心摹手追昔賢佳作不遺餘力，四十歲時已經名滿全國，當時徐悲鴻曾推許爲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，葉遐庵也說他是「趙子昂後第一人」。他不但綜合了畫壇前輩的長處，更汲取了所有傳統繪畫中的派別、風格、書法、題材、形式的特色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漫遊天下，固然飽覽各地的山水色，而行脚所至之處，無不接交名流，觀其名跡，遂能使他更上層樓，植基廣厚。不論山水、花鳥、蟲魚、畜獸；也不論立軸、橫披、長卷、斗方、聯屏巨製、冊頁；更不論繪畫、書法、詩詞、古文、篆刻；莫不得心應手，雜博兼能，不但使他成爲「十項全能」的聖手，也使他成爲中國藝壇「百科全書」式的大家。橫跨新舊兩個時代，卻無視於客觀的變化，而維持他獨特的形象與風範，他不像是宋代以還羸弱的文人，孤傲悒鬱，了無生氣；而是漢唐時代氣象萬千的高士，甚至還有點彌陀佛般的豁達與從容。他的畫風絕不是一脈屋瓦、一株枯柳、一隻孤雁或一縷炊煙式的文人戲筆；而是富麗堂皇，金碧璀璨的花開富貴與萬里江山。

## 滿架皆寶一身是債

張大千是一個最富的窮人，也是一個最窮的富人，經常是「滿架皆寶，一身是債」，時常揮金如土，

也時常一文不名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從不爲明天耽心。爲了無錢購買飲食，而在機場中有挨餓終宵的紀錄，也有在火車上付不起一杯茶資而窘迫萬狀，但這些拮据的情況，時過境遷，一轉眼又忘得一乾二淨。他常喜歡替人寫這樣一副對聯——「佳士姓名常掛口，平生饑寒不關心。」恰是他自己最真切的寫照，上聯表示他平生一貫與人爲美的襟度，下聯則是他時富時貧的傳神描繪。郎靜山與張大千是多年老友，他所拍攝的張大千照片，或策杖於松下，或斜倚於石邊，或竚立遙望雲山，或閒步徜徉於湖畔，飄飄欲仙，超塵拔俗，把張大師的名士風貌與高人情懷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張大千曾題詞云：「墜鞭側帽，走馬長揪正年少。容易秋風，兩鬢蕭蕭一禿翁。急需行樂，陶寫任教兒輩覺。吾愛今吾，獨有紅妝喚老奴。」張大千也喜歡自己爲自己畫像，對着大鏡子橫塗豎抹，頃刻而成，十分生動逼真。嘗題詩云：

吾今真老矣！腰痛兩眸昏；藥物從人乞，方書強自翻。

逕思焚筆硯，長此息丘園；異域甘流落，鄉心未忍言。

如煙如霧去堂堂，彈指流光暑復霜；抉髮每憐中婦豔，簪花人笑老夫狂。

五洲行遍猶尋勝，萬里投荒豈戀鄉；珍重餘生能有幾，且揩雙眼看滄桑。

從民國三十八年張大千離開大陸以後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異鄉度過，思親懷鄉的心情溢於言表，但他是一個有着濃郁愛國情操與高風亮節的人，他始終堅持他作一個傳統中國人的信念，愛自由、愛梅花，不受脅迫，不受利誘。不但在僑居地仍然過着他中國式的生活，不受感染；甚至連講一句外國話也不屑爲

之。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就看透了中共的欺騙伎倆，儘管他們使出千變萬化的花招，張大師始終穩若磐石，不為絲毫所動，臨老回到中華民國定居，長存梅花精神於摩挲精舍，就是堅持大節的最好印證。

用「詩人、畫家、饕客、名士」來形容，並不能完全概括張大千的形象與風範，更深一層來看，他是一個非常自負也非常自重的人，抱持着開拓萬古的心胸，尊傳統，集大成，而又精益求精，自強不息。他的超然遠覽與淵然深識，一切求其在我，絕不捨己媚人；特別是他的大義凜然精神，乃使他成爲一個至誠坦側，最具真性情的人。「廬山圖」是張大千最後的力作，那層巒疊嶂，雲煙繞漫，雄渾磅礴，氣勢萬千的巨構，就是他身穿長袍，手扶竹杖，美髯迎風飄拂，紅潤的面頰展現璀璨笑容的化身。他的才情、聲華、成就與風格是多方面的，幾乎囊括了中國五千年來許多著名文人的綜合形象與風範，因此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他，他不僅是一個現代的古人，而且是一個代表中華傳統文化與精神的結晶典型。

